

知識天地

一部近代史的縮影：嚴復、嚴叔夏與嚴以儔

黃克武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

近 20 年來我的研究主題環繞著嚴復（1854-1921）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最近出版的一本英文專書《自由的意義：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是多年耕耘的一個結果。這一本書不但描寫了嚴復的生平、探討他在譯介西學、會通中西上的貢獻，也反省了近百年來人們對嚴復思想評價的曲折發展。

因為研究嚴復，這些年來我踏遍了嚴復曾經去過的許多地方——他的出生地福州蒼霞洲、陽岐祖宅、郎官巷故居；他曾受教的馬尾船政學堂與英國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以及他成就一生事業的天津、上海與北京等地。其中去過最多次的是福州。2004 年在福州曾舉辦了福建省紀念嚴復誕辰 150 周年大會，籌辦單位邀請我在開幕式中發言，當時年近 80 歲的辜嚴倬雲女士（嚴復的孫女）也帶著她的孩子們參加了這場盛會。在會中我說：

嚴復是近代中國能通曉西語、親歷異域而引介西學的第一人。他基於愛國主義的情操所翻譯的西書，包括當時最先進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說與進化理論。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譯並不是簡單複述，而是以一種源於本土的批判意識，加以取捨、發揮。他嘗試將西方文化的優點與中國固有的智慧結合在一起，以調適的方法，建立富強、自由與文明的新中國。……紀念嚴復誕辰 150 周年學術研討為「嚴學」的全面展開點燃了聖火，我們熱切地期待未來能出現更豐碩的研究成果，印證嚴復身前的自我期許：「有王者興必來取法，雖聖人起不易吾言」。



圖一：嚴復墨寶

會中的發言得到不少人的認可，然而我心中卻暗想：如果嚴復再生，聽到上面的陳述，一定會感到十分錯愕。因為他所期望「有王者興必來取法」的國家藍圖是：以繼往開來的精神，將儒家的道德理想與亞當斯密的資本主義與約翰穆勒的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此一構想與 1949 年之後中國大陸官方的政治理念南轅北轍。這也是為什麼嚴復晚年常感嘆「我生不辰，無補於國」；他在死後很長的一段時期，都被視為「保守與反動」，是支持袁世凱、張勳的帝制與復辟、肯定「尊孔復古」、反對白話文的一股「逆流」。至 1980 年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告別革命」，他的命運才有所改善。



圖二：嚴叔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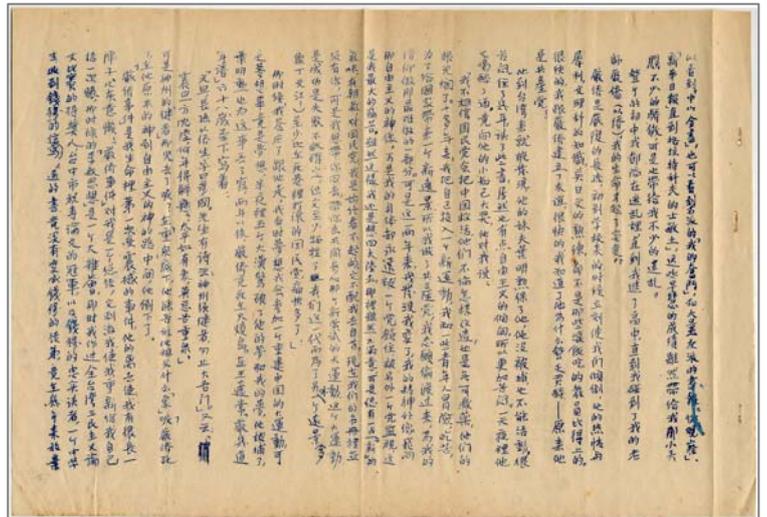
嚴復死於軍閥混戰的 1921 年，在死前兩年，他在好友陳寶琛的協助下為三子嚴叔夏（1897-1962）訂了一門親事，與板橋林本源家林爾康的女兒林慕蘭成親。嚴叔夏名琥，別名普賢，字以行，曾先後入北京清華學校和唐山工業專門學校，他熟稔經史、詩文，尤長佛學。在 1920、30 年代曾在私立福州中學和私立福建學院教書，還經常應邀到鼓山湧泉寺等壇講經，為福州知名的佛學居士。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他在教會辦的協和大學任教，第二年隨校遷到邵武，以後還到過閩清、南平等地。抗日戰爭勝利後，他的妻林慕蘭曾勸他與家人一起遷居臺灣，但他決定獨自留在福州，並繼續在協和大學中文系任教。就在這一段期間，叔夏開始閱讀 Edgar Snow 的《西行漫記》與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書，「與居士心境、名士風度告別了」。1947 年，由林植夫、周問蒼介紹之下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此後則更積極地參與左傾的「進步活動」。

1949 年中共革命成功之後，叔夏先後擔任大學教職，並被選為民盟福建省委常委、民盟福州市委主委；又被聘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福州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市政協委員等。1952 年他以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身份調任福州市副市長，掌管文教、衛生工作。1957 年，叔夏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受盡折磨，1962 年 9 月病逝福州。

他的學生、已故福建師大中文系教授俞元桂在一篇〈憶叔夏師〉中寫道：「他精於佛學，廣涉文學哲學，才氣縱橫。只是生不逢時，他未能充分發揮才能；其書藝手跡多付劫灰；其詩詞，著述散落，尚未結集；其從政抱負，也僅曇花一現」。嚴叔夏死後十餘年才得到官方的「平反」，認為當年他是「被錯劃為右派」，至於到底是誰犯的錯誤，就沒有人再去追究了。1994年在福州又召開了「福建省紀念嚴叔夏先生大會」，當年與他同時擔任福州副市長的鄭重在會中有一段感人的講話。他說：嚴復父子兩代曲折的人生歷程，其意義決不止於嚴氏一門一姓；嚴氏一門的家傳資料，可以說得上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

鄭重的話的確意味深長。如果我們把叔夏的兒子嚴以僑的命運一併考察，那麼歷史「縮影」的內涵就更完整了。叔夏婚後不久，妻子即懷孕。叔夏立刻寫信向父親報告，「新婦...已動喜脈」。嚴復對長孫的即將來臨，感到樂不可支。1920年元旦，為慶祝以僑的誕生，嚴復寫了四首詩，其中一首的開頭是：「名爾為僑肸，心儀到古賢」，「僑肸」指春秋鄭大夫公孫僑和晉大夫羊舌肸，後用以借稱哲人賢士，可見嚴復對長孫的期望。

我們對嚴以僑的瞭解主要是來自他的學生李敖。1961年10月10日李敖寫了一封信給胡適，敘述自己成長的歷程（該信現藏本院胡適紀念館）。其中特別指出他進高中之後，受到當時在臺中中學教書的老師、嚴復的孫子嚴以僑的影響，生命才發生「突變」。在李敖的筆下，嚴以僑是一位既熱情又犀利的老師。他對國民黨非常不滿，而自己又在自由主義與共產理想之間拉扯。據說以僑曾向李敖自白：「我的精神好像飛向那自由主義的神像，可是我的身體卻永遠被一個黨鎖住，被另外一個黨監視，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雖然這樣，我還是想回大陸去，那裡雖然不滿意，可是總有一點『新』的氣味，有朝氣，對國民黨我是始終看不起的……」。他甚至想帶李敖一同前往大陸。不久之後，他就被逮捕入獄。李敖一度以為他死於獄中，後來他從胡適經姚從吾處得知以僑於1961年底出獄。他前前後後在綠島關了五年左右，據說是因為「托嚴復之孫等原因之福」，判得較輕。出獄後，以僑又回到中學教書，1974年7月在臺北病故。



圖三：李敖致胡適函

嚴復是近代中國第一位系統譯介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他在上述為慶祝長孫誕生所寫那首詩的後半段表示，「震旦方沈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很可惜嚴復的願望難以實現。他的三子叔夏與長孫以僑都沒有跟著他走自由主義的道路，更沒有機會看到「震旦」的「太平」之象。在近代中國歷史的浪潮中，他們都變得左傾。無奈的是叔夏留在大陸，被共產黨判為「右派」，在批鬥大會中，他的學生也因為「一語不發」，而受牽連（這就是胡適所謂在極權體制之下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以僑在臺灣更與國民黨格格不入，因為共產黨員的罪名而銜鐐入獄，嘗盡人間冷暖。這一幕幕的歷史情節確實讓人感到造化弄人，也印證了殷海光所謂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在「左右夾攻」下所面臨的歷史困境。

※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常用連結」之「週報〈知識天地〉」項下瀏覽。※